

# 雪 的 夜 話

里見淳等作

高汝鴻譯

## 目次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雪の夜話（里見弴作　高安鵲譯）……………      | 一  |
| 馬糞石（葛西善藏作　高安鵲譯）……………      | 七  |
| 工人之子（豐島與志雄作　高安鵲譯）……………    | 五三 |
| 一位體操教員之死（藤森戸吉作　高安鵲譯）…………… | 八三 |

# 雪的夜話（里見弴作）

高汝鴻譯

路走進針葉樹的密林裏去了。好像要把呼吸都帶去了的風，在那兒突然像吹過了的一樣被遮斷着，雪還是在落。至低也有三丈以上的樹木們，嚴密地交着枝，疊着葉，就像在舊時的農家中的宏敞的土間上立着望那油得漆黑的房頂一樣，厚實地把天空隱障着，在那兒連雪都現出了黑暗的肚腹。然而粉雪卻不知是從何處來的，紛紛地落着。雖然薄得和露天處完全不能相比較，大地不用說是有雪覆着的。不過也有些地方在大木的根頭處有少許的黑土被圍範着，有時又出乎意外地有活生生的草露着面孔。這條林間的薄暗的路，在山腹上慢慢地爬着，可爬了好一會。

俄而，在下邊聽出了流水的聲音。行人知道快要走到名叫H的燒炭村了

。從早上七點鐘起到了那個時刻（那個時刻是挨近正午——或者稍稍過了正午也不可不知，總之肚裏的情形是那樣告訴着的）在雪中百無興趣地蹣跚着走來了的他，不知不覺地在心裏息了一口氣。

三 行人穿着軍隊的外套——還是用藕黃色以前的黑色外套，鈕子換了黑色的，袖口上的紅線還捲着在。外套的下邊似乎有一個小小的包單包子在帶上小吊着，臀部是蓬然龐起的，前面的衣包裹也塞得有什麼東西，就像下頭龐大的格式難看的空瓶生了腳在走着的一樣。在外套上連着的風帽就像油魚的形狀一樣尖挺着，面孔只是凍紅了的鼻準稍稍現了一點出來。腳上的裝束不用說是用着雪纏，進了林子之後收攏了來當着手杖的洋傘是白布蒙的，處處有些紅色的斑垢。不用說所謂白布是就新時而言，現在是舊了，呈着灰色的。

……

行人把脚停着，把那奇妙的洋傘插在前面，把有古式的手套——手背是硬蟲蟲的羽紗，手掌是茶革縫合着的——帶着的兩隻手，無力地疊在傘把上，吐着白而長的氣息。毛絲綾的圍頸巾上氣息結成珠子，暖沃沃地怪刺着兩頰。把帶着手套的手在臉上抹了一下，接着把尖削地瘦着的下耙伸出了圍巾外來。冷氣觸着汗涔涔的喉嚨很是舒服，鼻子裏就像過快地把冷水吸進了的樣子，痛串了一下，像有什麼要從眉間透出的一樣。只是由膝而下幾乎是沒有感覺。……風似乎在從林頭上吹過，時時有樹木軋榨的聲音。在看不見的下方有激湍在噎着岩頭。——真是岑寂。

行人又走動了起來。只是說不出所以然的百無興趣的道路。就好像把左右兩脚永遠向着前進的動物一樣，他什麼也不思索地只是走着。……因為雪的重量，頗粗大的樹枝被折斷了的地方也有。新的積雪塞着前進的路。葉梢

4

爲雪所壓着的桎枝在裂口處呈着蒼白的木質，儘管充分地還含蓄着有跳上去的彈力，卻凝靜着不動。行人爲這姿勢稍稍動了一下心，很想把那積雪替它拂去，然而太多了，作了罷，從那上面踏過，前進着。……

三

不一會走出了林子來。雪還在大大的落，大約是走進了山腰的原故罷，風是像死了的一樣靜止着了。行人把洋傘撐開了來。用粗大的紅筆所寫着的『越中富山千金丹本家某某』的文字，看着看着便爲雪所遮掩了。雪積重了，又一收一擎地抖了兩三次，『越中富山千金丹本家某某』的文字又現了出來。黑色的格式不好看的空瓶，擎着灰色的洋傘，把紅字在洋傘上時隱時顯着，在齊到膝拐的雪中蹣跚着走。此外只是一片的白色。

有一條灰色的煙子悠悠地爬上山腹去。……不一會現出了人家。在行人的舊的記憶中覺得那兒是有五六家人家聚集着的，但一看，卻只是孤獨的一

家。然而那一定是那座學校。學校而外有玻璃窗的房子是不會有的。……

路一下坡，那座家屋又藏下去了。不容易走的路，突地覺得艱澀，行人擡了幾次頭來看望煙子。又登上了陡峭的山坡，家屋又忽然立在了和剛才看見過的反對的一側。

在地陣板上跑着的足音，嬉嬉的兒童們的叫聲洩漏了出來。更還有五六個兒童的面孔是好奇地把面孔抵在玻璃窗上的，行人雖然感覺着，卻冷淡地連沒有看望一下。但其實那是今天清早從C的鷄茅店走出來以後，才第一次看見的人的面孔。……

鉛板蓋的矮平的長方形的房子，在長的側面的中央開着門道。行人一直走向那兒去，用收了的洋傘柄橐橐地在對開的門上叩着。

『誰呵？……喂，喂，你們放清靜一點。什麼也聽不見啦。……哦，誰

『呀？門是開着的啦。』

兒童們一時靜鎮着了。聲音，正是行人所來探訪的那位男子的聲音。行人無言地把白磁的門柄扭着，同時門由內面拉開了來，和一位多毛的像蝦夷人的男子幾乎碰了頭。

『誰呀？』

在蓬蓬的頭髮和鬚鬚中，尖着眼睛，向背着光立着的行人的風帽中看進去。

行人把白布的洋傘擎到對手的鼻子面前。

『哦，千金丹嗎？……進來，進來。』

進去是六尺四方的土間。從那兒再進六尺去抵着壁，只是比土間高得過五寸的地陣板，兩邊的甲板壁上掛着生徒們穿來的簑衣，衲袍，舊外套，襖



頭形的斗笠。從那門槽向右是有六尺寬的進出口的，有同樣高的地陣板的教場兼遊戲場。本來是單級教授，十坪（六尺見方爲一坪）大的地陣板房是只有一間的。左手有『障子』隔着，地板之高是和普通的人家相彷彿的居室。鬚子先生不用說是那兒的主人，校長，更兼之是唯一的教員。

在那薄暗的蓑衣室中，安着有一個三尺見方的木匣火盆，炭火慢騰騰地吐着青色的舌頭。校長把教場進出口的玻璃窗門拉上，多少把那兒的喧囂隔斷着，並且透過玻璃把生徒們的惡作劇監視着，把椅子拉在木匣火盆之前，是跨着火在模糊地想着什麼的時候。

『唔，你來了嗎？請上來。……然而怎的啦？……』

校長把躡着土間中的生徒的雪纏踏出去的一隻脚收轉來，伸手去想拉開上住房去的障子，但一同想地說：『不行，還是這兒的好。雖是喧囂得一點

8。但我的住房中白天是一點火氣也沒有的。……在這樣的地方，火是比什麼

還要好的燕席。」

這樣說着走進教場去，從教壇上把一張布面的椅子拿着又轉來了。

三 「喂，喂，你們玩得稍稍清靜一點子啦。先生這兒有客。不准，不准，爲什麼在那兒偷看。你們到那邊去玩啦。」

小 把隔着的玻璃窗門關緊來，挾着火盆把椅子對放着。

衆 「但是是怎的啦……」

書 「那嗎，真是死了嗎？」

行人在土間裏屹立着，全無表情地就像在談夢話一樣地說。

「死了。……但是，怎麼的……？」

「我做了夢。因此走了來。」

「唔，夢……？是那樣嗎？好的，總之你請上來。」

「不行，沒有那樣的閒心。唉，屍骸呢？……死是前天晚上罷？」

「昨天啦……哦，聽說是前天的午後三點鐘。」

「唔，是那樣的嗎？……是乘火車，昨夜便可以到達A地。——我恰好是住在F地。——照例是沒有錢。不過馬馬虎虎的也買到了到Y地的車票。由那兒起自從昨天的正午以來便在雪中走着。走只多走得三四十里轉路的，到了這兒覺得也可以打聽些消息啦。」

「多虧得你特意走來了。」

「不算事的，我一年四季就像候鳥。無論在那兒都是一樣的。到了這兒來，就被你笑，說「什麼，做夢？不要說那樣的傻話。是健康的啦。」就能夠聽得這樣的消息，也覺得不算徒勞。就算徒勞，無論住在那兒都是一樣的

徒勞。你說我「特意，」我實在敢當不起。」

『但是……是那樣的嗎？做了夢？……』

『唉，屍首呢？還沒人管嗎？』

三 『那沒人管！昨天清早我和A的頓兵衛去領了回來。』

道 『哇，那算是好的，但我問的是更進一層。問的是埋了，還是燒了，是怎樣處置的。』

叢 『哇，那層還沒。今晚頓兵衛要送到火葬場去的。是啦，你現在趕快下山，到黃昏時一定可以進得A市。好去看看死人的面孔啦。公然現到了夢裏，那是直到臨死都在思念着你的。』

一個人在土間，一個在火盆旁，茫然地矗立着，暫時沒有話說。

『那嗎我立刻便動身。』

行人說着便向戶口移動。

『好的，你停一下啦，就去你不見得就知道頓兵衛的地方。』

『哇，那老人沒有餵羊子了嗎？』

『頓兵衛的牧師聽了會發怔啦。已經在四五年前跑到A市，餵的不是羊子而是狼子啦。……是雞茅店的老板呢。』

『唔，是方舟號一類的東西，我也可以混進去啦。』

『不是那樣高貴的啦。他已經成了一位大有程度的貪慾的老板。……唔，但是照你都還不知道的情形看來，我們已經五年不見了啦。是那樣的嗎？做了夢？唔，總之，好的。……久別重逢，很有多的話好談，但是你既是冒着雪走了來，不怕就是死臉，不去見一下是不行的啦。趕快下山去的好。但是轉來的時候，一定要請到我這兒來。我們又可以來醉一個穿夜啦，好久沒

『好的，總之我走了。……頓兵衛的雞茅店是什麼招牌啦？』

『A市，鷹匠町七十三，亞多里屋，有點難找咯，』

『不怕的，背街背境的廚房後門是我的拿手戲。好的，我們再會。』

『哦，你等一下啦。中飯呢？還沒用罷？用了去啦。』

『我是準備着的，』把龐着的屁股摩了一下，『那嗎弄點湯水來泡下去啦。實在是很有點餓了。』

『剛剛好，昨天上市去才買了點鹹鮭回來。……唉，總之你上來啦，烤烤火好。』

校長以溫和的微笑把赭紅的臉皺着，匆匆跑向住房裏去了。行人把雪纏脫了上來，從外套下面把包單包子拉了出來，在一個椅子上坐下，把兩腳搭

在了大的木匣火盆上，下過好幾次水的淡藍布的褲子，裏纏，腳袋——從那腳袋上立刻便有濛濛的蒸氣昇騰着。手套脫了，把兩手烤在火上，大約是懶得動手，外套上連着的風帽還沒揭下。

在那時校長叫一位男僕幫着，把鮭魚的切片，燒魚的鐵網，燙着酒瓶的開水壺，茶具等都搬運了來。

『好的，喝一杯罷。』

那樣說了，坐上椅子，把茶盃伸了過來。『怎樣啦，你把頭巾脫了啦話。』

13  
行人無言地一隻手揣着茶盃讓校長斟，一隻手把風帽脫了。顏色淺黑的，筋肉緊飭的一位好男子。年紀和鬚子先生不相上下，大約有四十二三的光景，因為丰姿美好，驟看像只有三十六七。……但是從左邊的髮際擦過眉

和眼尖，有一道傷痕像線條一樣斜拖到耳下，左邊一半面成了很刺目的一種面相。

兩人對着。校長的眼睛立刻濕了，像不勝其感慨的樣子，自己也拿了一個茶盃來，斟滿着，喝了。稱爲『千金丹』的行人，冷淡地，更寧好說是像傻瓜一樣無感情地，也把喉嚨響了一下，一口氣地喝了。

『哈哈哈哈哈，』校長無意義地大笑了起來，『很能喝啦，近來……』  
『喝自能喝。不過，有酒喝的時候，很少啦。……想再喝一杯啦。』  
『好的，斟罷。』

男僕的老頭子把腦殼伸進兩人的腳間燒着鹽鮭。接連地喝了四五杯，『千金丹』把膝上的包單包子解開，從那兒取出了筍殼包的飯團來，默默地開始啃着。



『哈哈，完全像石頭一樣。』

『不湊巧啦，金造，』校長向着男僕，『來得再早一點就好啦。兩個人剛好才吃乾淨了。只要時間不生問題，燒是不費事的，不過在日暮之前你非到A市去不可啦。……』

那樣的關心究竟聽見了還是沒聽見，『千金丹』竟連一眼也不把對手看一下，無言地只是貪吃着飯團。鹽鮭也用手搓來三口四口地吃了。然而校長依然是歡喜，慢慢地呷着殘酒，守看着行人的面孔。

茶喝了三杯，把茶盃放下了，把嘴脣咀嚼了一下，『千金丹』已經立起身來。

『啊，婆娑了。』

一說着，腳已經穿上了雪纏。